

蔡宜朱子語類

漢	書	門
九	四	九
二	一	九
冊	架	函
類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漢	書	門	九
九	四	九	二
九	二	一	九
類	號	冊	架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9409
冊	數	20	( 7 )
函	號	298	253

十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2007 TM: Kodak



朱子語類大全集卷十

曠隱

天文 二十四期

入文有平邊不上面須有平邊在下面有一嘗見  
不隱者為天之蓋有一嘗隱不見者為天之底

按天以二十八宿為經正為天體常存  
微須以經緯為緯星行與天同每夜無可  
周天而一經緯者也朱子曰天之能周月之  
度天為體者也朱子曰天之能周月之  
存一嘗隱不見者為天之底若以人目在下  
先則借是天上而四隅與地不若不見  
者則味其半也若久夕觀之則每夜不見  
一嘗見者為天之蓋有一嘗隱不見者為天之底

御覽

朱子語類大全集卷十

淺草文庫

躋隱

天文 二十四則

天文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有一嘗見不隱者為天之蓋有一嘗隱不見者為天之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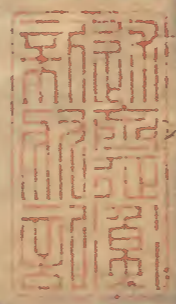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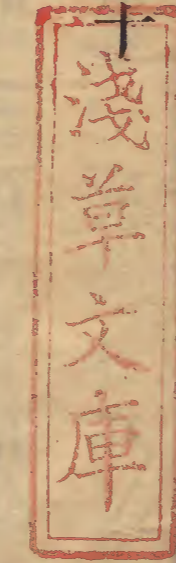
按天以經星為體正為天體茫茫無可指  
似須以經星為體正為天體茫茫無可指  
周天而過一度不似日之僅一周月之不及蓋  
與天為體者也朱子云天文有以半在下又云  
有一嘗隱不現者為天之底若以人目一夕所  
見則僅見天上而四圍與地皆不見其在  
者固未及半也若夕夕觀之則每夜星行進過  
一度現在可見者漸入不見而現在不見者漸

朱子語類

卷十

躋隱

一



移而可見積至一年則經星全見即天體全見矣固無所謂一半在下之天文又安有嘗隱不見之天底也哉或朱子別有所傳故不敢去其說而特為著辨以俟後之明於天故者如何見得天有三百六十度何人去量來只是天行得過處為度

相傳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惟橫渠說日月皆左旋最是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之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

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比天退十三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家以進數難筭只以退數筭之故謂之右行按日月左旋子所謂故也曆象自昔相傳之誤得橫渠正之得朱子而愈明問天左旋日月亦左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

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曰。然。但如此。則曆家逆字皆著改做順字。退字皆著改做進字。

或言天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此說不是。若天一日一周。四時中星如何不同。更是日日一般。如何紀歲。把甚時節做定限。若日不及一度。則趲來趲去。將次午時便打三更矣。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角上。天則一周了。

又過角此子。

古今曆家。只推算得箇陰陽消長界分耳。

曆法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要看曆數子細。只是璇璣玉衡疏。載王蕃渾天說一段。極精密。便是說一箇現成天地了。又禮記星回于天疏。漢志天體。沈括渾儀議。皆可參考。星圖甚多。只難得似圓圖說得頂好。天彎紙却平。

方圖又兩頭收小不得。天形兩頭小。中心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只是說赤道兩頭小。必無此許多度數。

看北斗可以見天之行。

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緯星是地上五行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是陽氣之餘凝結者。疑亦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自不動。細視之可見。

問同度同道曰。天有黃道。有赤道。天正如一圓匣。相似。赤道是匣子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元將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撞著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在畢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却南北相向。問生明生魄如何。曰。日爲魂。月爲魄。魄是黯處。魄

死則明生。書所謂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  
鬼。載如車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竟加於鬼。鬼  
載。竟也。明之生時。太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  
受日之光。嘗全。人在下望之。却見側邊了。故見  
其有盈虧。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  
大。且如日在午。月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  
至日月相望。則去日遠矣。謂之既望。日在西而  
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自十六  
日生鬼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

至晦。則月與日相杳。月在日後。光無體伏矣。鬼  
加日之上。則日食。在日之後。則無食。謂之晦朔。  
則日月相並。又問月蝕何如。曰。日之爲物。至明  
中有暗處。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之正對。無分  
毫相差。月爲暗處所射。故蝕。雖是陽勝陰。畢竟  
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致相敵而成蝕也。  
月質嘗圓。不曾缺。其形如圓毬。只有一面受日光。  
望日。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爲盛。天積氣  
上面勁。只中間空。爲日月來往。地在天中不甚

大四邊空月之望正是日在地中月在天中則日光從四旁上受於月四畔更無虧欠唯中心有少影是地影也望前日月各在東西日光到月者止及其半故為上弦望後日與月行便差背向一畔相去漸遠其受光面不正又減其半則為下弦逐夜增減皆以此推日月薄蝕只是交會處或日行月旁月行日旁不相掩者皆不蝕惟月行日外而掩日于內則日蝕日行月外而掩月於內則月蝕所蝕分數亦推其掩之多

少而已按二條一云月之受光嘗全一云有完欠一云月食是日掩一云是日之暗處

所射而掩各不同並存之以俟考

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向天者亦有光故見其員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

日食聖人不言月蝕日而以有食為文者闕於所不見按日月繫天疑日常在外月嘗在內從地也曆家之說以月行日下故日食日行月下故月食則是日月或高或下茫無定分況日行疾



月行遲使日有時在月下則行疾者道愈近行  
 遲者道更遠如驥行十里為駘行十餘里不相  
 及必甚又安得晝夜晦朔常定而無爽乎若以  
 日月本無高卑則二精在天如兩彈丸其體甚  
 大且厚交會之頃行勢豈不相礙又日食在晝  
 分以為月掩於理猶可當晝之時日月雙懸也  
 月食在夜分以為日掩月乎曆家不思相沿為諸  
 說聖人以有食  
 為文遠矣哉

數家有大小陽九有國家者修治之事過得他二  
 三分便足以勝之

天道失其嘗者亦有人事所致亦有偶然然大物  
 事也不會變如日月只是小小底物事會變如冬

寒夏熱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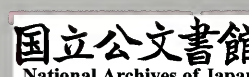
夜明多是星月。早日欲上未上之際。已先鑠退星  
 月之光。然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時暗。  
 問雷電或以為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  
 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渣滓。  
 便散不得。

雷擊所在。只一氣滾來。間有見而不為害。只緣氣  
 未崩裂。有所擊者。皆是已發。蔡季通云。人於雷  
 所擊處。收得雷斧之屬。狀如斧。似細黃石。是一

氣擊後方始結成。不是將此來打物。十月雷鳴。恐發動陽氣。所以大雪兆豐年者。為凝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分野之說。始見於春秋時。而詳於漢志。然左傳所載大火辰星之說。不過因其國之先。曾王三星之祀而已。是時又未有所謂趙魏晉者。然後來占星者又多驗。殊不可曉。高山無霜露。却有雪。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若雪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

處雪先結。道家云。高處有萬里剛風。想高山更上去。立人不住了。那裏氣又緊也。離騷有九天之說。想來只是九重。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裏面重數較軟。至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轉得愈緊矣。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竝無露水沾衣。但見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峰尖。烟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

地理 十八則



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如人之臍帶也。問周公定豫州為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便際海。道里長短。復殊。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未盡。如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為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

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所謂地不滿東南也。禹貢言東西南北各二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以言五千里。按前條以黃道赤道知嵩山非天之中。甚有據。此云豫州四畔各遠天許多。而地形有偏。故北遠南近。是所謂又天之中。非地之中矣。二說相反。前條是所謂地不滿東南者。東南一邊地勢或高或下。水土相間。且有大海間之較。西北墁墁實土。見為不滿耳。合海外論之。豫州嵩山畢竟。是地之中。周公所以定此者。取中國朝貢四方道里適均。其西北沙漠不臣。亦與海外島夷無異。不毛之土。無人之海。總不以版圖槩之。要作地理圖。三箇樣子。一寫州。一寫縣。一寫山川。名作圖時。須逐州正斜長短濶狹如其地。

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東太行諸山相遶海島諸山亦皆相向右河南遶直至泰山湊海第二重自蜀中出湖南出廬山諸山第三重自五嶺至明越又黑水之類自北纏繞至南海泉州嘗平司有一大圖甚佳

問平陽蒲坂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磽瘠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何都得民生極安帝位不傳後世亦不欲都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

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為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於左為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按此實今之燕京也元為大都本朝因之莫無疆之鼎朱子

之於地理可不謂見其大者遠者耶

三苗只在今洞庭彭蠡湖湘之間上黨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

極高與天爲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河東河北諸州如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濶。山後是忻代諸州。泰山却是太行之虎山。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山。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蟠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

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

按江西人多勁挺。閩人多柔順。山川使然。

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

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

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脉發去爲臨安。又

發去爲建康。

江西山水秀拔。生出人來。就要硬做。

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爲東南

交會處。耆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

兵衝。又恐無噍類。

按耆舊人物多。朱子自言當日事上下文是說地勢從來

此如

或問南北對境圖曰天下大川有二。止河與江。如

淮亦小。只是中間起。虜中混同江。却是大川。

某說後來黃河必與淮河相并。伯恭說今已如此。

問他如何見得。伯恭說見薛某說。又曰元豐間

河北流。自後中原多事。後來南流。虜人亦多事。

按黃河是地中大血脈。來朝則國家阜寧。洩去則耗敗自然之理也。修人事以感之。應之使河

聽於我。我不聽於河。始得

漢人論治河決之策。令兩旁不立城邑。不置民居。

存畱地步與之。不與河爭。聽其散漫。或流從此。

或流從彼。不似今作堤以圩之。

南康郡治。張齊賢所建。蓋兩江之咽喉。古人作事。

多有意思。又如利州路。却有一州在劍閣外。按

一州於險外。所以為劍閣聲援。使人不專恃地。險也。但此州守不問有事無事。須精擇其人。

鬼神五十五則

或問鬼神有無。曰。此豈猝乍可說。便說。公亦豈信

得及。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子曰。務

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

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嘗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事。將自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鬼神事無形無影。莫要枉費心力。理會得那箇來時。將我着實處。皆不曉得。所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是面前事。做得一件。是一件。天下大小事。皆自有箇緊切處。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

問敬鬼神而遠之。亦是言有。但當敬而遠之。自盡其道。便不相關。曰。聖人說是如此。

鬼神只是氣。又是氣裏面神靈相似。

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嘗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于氣。便與此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才動必應。

問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既沒而精神上合於天。曰。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

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嘗不可窺測者。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如周公金縢中乃立壇墀一節。分明是對鬼。

周禮中說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之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天之象。鄭氏以爲北極非也。風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於梁。觸於胸。此則

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

問鬼神便是精神。鬼如何。曰然。且就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在此身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說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



吾其性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

氣質是實底。鬼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實分數少底。

鬼者鬼之光焰。鬼者鬼之根蒂。鬼者氣之神。鬼者精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鬼升也。下體游冷。所謂鬼降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

理不可以聚散言也。

人生初間是先有氣。既成形是鬼在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既有形後方有精神知覺。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鬼。既生鬼。陽曰魂。始化是胎中初略略成形時。

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鬼。既生鬼。煖者爲魂。先有鬼而後有魂。故鬼嘗爲主。爲幹。動靜二字括盡魂鬼。凡能運用作爲皆魂也。鬼則不能也。今人所以能運動都是魂使之。

老子云。載營魄。是以魄守魄。蓋魄熱而魄冷。魄動而魄靜。能以魄守魄。則魄以所守而亦靜。魄以魄而有生意。魄之熱而生涼。魄之涼而生暖。二者不相離。故其陽不燥。其陰不滯。而得其和矣。不然。則魄愈動而魄愈靜。魄愈熱而魄愈冷。二者相離。則不得其和而死矣。水一也。火二也。以魄載魂。以二守一。則水火固濟而不相離。先儒言口鼻之嘘吸爲魄。耳目之聰明爲魄也。只說得大槩。却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暖

氣便是魄。冷氣便是魄。會思量計度底。是魄。會記憶底。是魄。老氏載營魄。營是精熒之義。魄是一箇晶光堅凝物事。釋氏之地水火風。其說云。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爲祟。蓋魄先散而魄尚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間自塌了。若地水先散。而風火尚遲。則能爲祟。蓋魄氣猶存耳。人無魄。則魄不能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魄都與魄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在這裏不得動。又曰。專氣致柔。不

是守字却是專字。便只是專在此。全不放出。氣便細。若放些子出。便籠了。

所謂嘘吸爲魂。聰明爲鬼。乃其發而易見者耳。然精氣周流。充滿于一身。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鬼乎。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乎。鬼中復有魂。魂中復有鬼。推之徧體。莫不皆然。問先生嘗言。體鬼自是二物。然則魂氣亦爲兩物耶。曰。將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爲精粗也微。非若體鬼之懸殊耳。問以目言之。目之輪。體也。睛之

明。鬼也。耳則如何。曰。竅卽體也。聰卽鬼也。

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人方生。天地之氣。只管增添在身上。到極了。便漸漸衰耗。

人初生時。氣多鬼少。後乃鬼漸盛。小兒無記性。好戲不定。疊皆是鬼未定。

人有鬼先衰者。有魂先衰者。其近來重聽多忘。是鬼先衰。

醫者定鬼藥。多用虎睛。助魂藥。多用龍骨。虎是陰

屬之最强者。故其鬼最盛。龍是陽屬之最盛者。故其鬼最强。龍能駕雲飛騰。便是與氣合。虎嘯則風生。便是與鬼合。雖最强盛。然皆墮於一偏。惟人得其全。便無這般磊塊。

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伸。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所謂可錯綜言者也。精氣為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此總言神遊。鬼為變。鬼遊。鬼降散而成變。此總言。

鬼亦錯綜而言。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

問鬼既死。恐不能復伸。曰。亦能伸。蓋來則俱來。如

祭祀報。鬼報。鬼求之。四方上下。便是皆有感格

之理。問遊。鬼為變。聖愚皆一。否。曰。然。按精氣為物。聖愚一

同遊。鬼為變。恐非所以言。聖西銘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存順。斯沒。寧不寧者。有不順者也。遊

變。毋乃有不寧之意。

問夏月。嘘。出不見。冬月。嘘。出則見。何故。曰。春夏陽

秋冬陰。以陽氣散在陽氣之中。如以熱湯和在

熱湯裏。都不覺見。秋冬則如以熱湯攪入水裏。

便可見。

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如月影映在盆水裏。除了盆水。這影便無。豈是飛上天。歸月裏去。又如這花落。便無了。豈是歸去何處。明年復來生枝上。問人死時。知覺便散否。曰。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知覺亦盡。

如前生後生。死復爲人之說。亦須要見得破。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嘗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

釋氏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嘗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

釋道所以自私其身者。死時只是畱其身不得。終是不甘心死。啣冤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浦城山中有道人。嘗在山中燒丹。後因一日出神。乃囑其人云。七日不返。可燒我。未滿七日。其人焚之。道士歸。叫罵取身。亦能於壁間寫字。但墨較淡。不久又無。鄧隱峰一事亦然。其人只管討身。隱峰云。說底是甚麼。其人悟。謝之而去。

問遊。覓爲變。間有爲妖孽者。是如何。曰。遊是漸漸散。若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疔羸病死之人。氣消耗盡。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伯有爲厲。蓋因氣未盡而強死。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嘗見。故不

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便以爲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爲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犢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嘗。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漳州一件公事。婦殺夫。密埋之。後爲祟。事既發覺。當時便不爲祟。此事恐奏裁免死。遂於申請司

狀上特批了。後婦人斬與婦人通者絞以是知刑獄裏面此等事若不與決罪償命則死者之冤必不解。

問人死為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家有子

耳上有猪毛及猪皮曰此不足怪向見籍溪借

事一兵胸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

猪氣按猪氣在猪身上人如何稟之豈太虛中自有猪氣耶未足解問者之惑

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

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

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便與天

地不能相通也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

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

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邊豆設許多禮儀

豈是無此姑謾為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

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

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

退故於是時設祭按祖宗一脈愛敬所注自然相通又不論基業祖宗亦有

不畱秋毫基業與子孫者子孫之身即其所遺其為負荷也大矣

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箇相關處。

問天神地祇人鬼，曰：氣之清明者爲神，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測，祇本示字，以有迹之可示。山河艸木是也。比天象差著，人死則爲鬼。

天神地祇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太公封於齊，便用祭爽鳩氏、季荝、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王此國來，禮合祭他。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康叔云：相奪予饗。蓋衛後都帝丘，夏后相亦曾都帝丘，則其國自合致祭。不祭，宜其奪康叔之饗也。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爲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



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雖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偏塞，無非此理。要人自看得活，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間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却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到這裏，要人自看得。說鬼神舉明道有無之說，因斷之曰：有，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

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定是有箇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箇門，行戶，竈中，雷，今廟宇有靈底，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久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天按地山川氣無過時，五祀隨大夫之家，而立所謂氣有過者，是一切散神。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嘗在底，鬼便是氣之屈，便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不交感時嘗在否？曰：若不感而嘗有，則是

有餒鬼矣。

向日白鹿洞欲塑孔子像於殿。某謂不必。但置一空殿。臨時設席祭之。不然。只塑孔子坐於地下。則可用邊豆簠簋。今塑像高高在上。而設器皿於地。尤無義理。

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齋戒祭祀。則來格。若祭旁親及子。亦是一氣。猶可推。至於祭妻及外親。則其精神非親之精神矣。豈但以心感而不以氣乎。曰。但所當祭者。其精神。鬼無不感。

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

人死雖鬼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鬼來復這鬼。要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安聚他。鬼魄不教他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嘗嘗祭祀。也是要去聚得他。

古人自始死。弔鬼復鬼。立重設主。便是嘗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古者燹龜用牲血。亦是覺那龜久後不靈。用些生氣接之。史記龜筮傳。占春將

雞子就上面開卦，即覺龜之意。又古人立尸，亦是將生人生氣一接他。

古人於祭祀處極重，直是要求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在此之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蕭以陰靜去求之。

燂蕭祭脂，所以報氣。灌用鬱鬯，所以招魂。便是合他所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蜀中灌口二郎廟，原是李冰因開離堆有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其第二子，初間封爲王。

後來徽宗好道，改封真君。向張魏公用兵禱于其廟，夜夢神語云：我向來封爲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行。今號爲真君，雖尊，凡祭我以素食，故無威福。今須復我爲王。魏公遂乞復其封。今逐年人戶賽祭甚盛。路又有梓童神，極靈。今二神似乎割據了兩川，大抵鬼神用生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氣爲靈。

問：司命中雷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祀之歟？曰：有此。

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爲○也○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陰○門○行○屬○陽○中○雷○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

理○有○明○未○盡○處○如○何○意○誠○如○鬼○神○事○南○軒○只○是○硬○不○信○大○段○盡○人○事○見○得○破○方○是○不○然○不○信○中○有○一○點○疑○在○終○不○得○

南○軒○拆○廟○次○第○亦○未○到○此○須○是○使○民○知○信○未○稍○無○疑○不○然○民○倚○神○爲○主○拆○了○使○民○信○向○怨○望○

後○世○有○箇○新○生○底○神○道○緣○衆○人○心○邪○向○他○他○便○盛○

如○狄○仁○傑○只○畱○吳○太○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緣○他○見○得○無○這○物○事○了○

作○州○郡○須○去○淫○祠○若○係○敕○額○者○則○未○可○輕○去○

老○子○謂○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若○王○道○修○明○世○間○一○等○不○正○之○鬼○神○都○消○鑠○了○

新○安○風○俗○尚○鬼○有○所○謂○五○通○廟○最○靈○怪○居○民○才○出○門○便○帶○紙○片○入○廟○祈○祝○而○後○行○士○人○之○過○者○必○以○名○紙○稱○門○人○某○人○謁○廟○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會○族○人○乍○飲○灰○酒○遂○動○臟○腑○終○

夜次日又偶有一蛇在堦旁衆人闕然以爲不  
謁廟之故某告以臟腑是食物不著關他甚事  
莫枉了五通或勸某云往亦是從衆某告以從  
衆何爲某歸此去祖墓甚近若能爲禍福請卽  
葬某于祖墓之旁

書七則

天下多少是僞書開眼看得透自無多書可讀家  
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  
所作孔叢子文字弱甚乃其所注之人僞作讀

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  
渠好左傳便可見

管子非仲所著仲相齊國事甚多稍閑時又有二  
歸之溺非閑暇著書之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  
人也其書老莊語亦有之想是戰國時人輯仲  
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  
陰符經握奇經非黃帝作唐李筌爲之聖賢言語  
自平正無許多峽崎

山海經一卷說山川者好如說禽獸之形往往是

記錄漢家宮室中所画如說南向北向可知其  
爲画本也。

唐李翱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  
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格言被後人添壞看來  
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者以爲重耳  
麻衣易是南康戴紹韓自作自解昨在南康觀其  
言論皆本於此及一訪之見其著述大率多類  
麻衣文體其言險側輕佻不合道理又嘗見一  
書名曰子華子說天地陰陽亦說義理人事皆

支離妄作至於世傳繁露玉盃等書皆非其實  
七書所載唐太宗李衛公問答乃阮逸僞書逸建  
陽人文中子元經關子明易皆逸所作

史十一則

正統之說有初未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  
始有初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  
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始得正統晉初  
亦未得正統自泰康以後始得正統隋初亦未  
得正統自滅陳後始得正統本朝至太宗已并

太原始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溫公欲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遂以一人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非其臣子。又非其史官。但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止合書甲子。而附注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曰。亦得。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問東周如何。

曰。畢竟周是天子。

溫公通鑑。以魏為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某所作綱目。以蜀為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

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亾之後。秦末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

東晉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  
史法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范曄  
却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例  
通鑑例每一年或數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故  
石晉冬始篡而以此年繫之曾問呂丈呂丈曰  
到此亦須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繫  
年下注所改年號

問武后擅唐則可書云帝在房陵呂氏在漢所謂  
少帝者又非惠帝子則宜何書曰彼謂非惠帝

子者乃漢之大臣不欲當弑逆之名耳既云後  
宮美人子則是明其非正嫡元子耳

南北史除通鑑所取外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小說  
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  
何若每處刪去數行讀著都無血脉意思何如  
存之別作論說以斷之

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稽古錄極好嘗思教太子  
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  
讀六經後接續看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



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末後一表。其言如著龜。一一皆驗。宋莒公歷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高氏小史亦好。伯恭晚年。謂人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亦是切於事情。只是大綱不正。唐鑑亦有緩而不精。確處。如言租庸調及楊炎二稅之法。說得都無收殺。只云在於得人。不在乎法。審如是。則古之聖賢。徒法云爾。他亦是見熙寧間。詳於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正。

文 二十五則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策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觀一時氣象如此。如何過捺得任。所以啓漢家之治也。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

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

董仲舒文字平正。只是困。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文  
字皆善弱無氣。燄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  
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  
却細密。看得經書極子細。只是做人不好。無氣  
節。仲舒讀書不如衡子細。疎略甚多。然其人純  
正開濶。衡不及也。

蘇子由有言。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  
著。鄭齊叔亦云。作文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

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下字實  
是難。聖人說出來。亦只是這幾字。不知如何鋪  
排得恁地安穩。子瞻云。都來這幾字。只要會鋪  
排。

盈虛者如代。代字今多誤作彼字。而吾與子之所  
共食。食字多誤作適字。嘗見東坡手寫本。皆作  
代字。食字。頃年蘇季真刻東坡文集。以食字義  
見問答之云。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  
大率文章盛則國家衰。如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及

韓昌黎柳河東以文章顯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汪聖錫云國初制詔雖粗却甚好。又如漢高八年詔文帝卽位詔只數句。今人敷衍許多無過只是此箇柱子。

譬如一樹枝葉太繁時本根自是衰枯。如秦始皇欲削枝葉而自畱一榦則亦不可。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詞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

渾厚。至歐公文字好者便十分好然猶有其拙者。和氣未散到東坡便已馳騁太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正如此。按文章工不在華巧然和氣亦不在拙六經四子儘不拙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章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

宋莒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謂子不從父不義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而不從力可供而不

供然後坐以不孝之罪

按家語審其所從乃所以為孝檀弓啜菽飲水

盡其歡亦所以為孝

欽夫文不甚改改後往往反不好歐公文愈改愈

好頃有人買得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

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

今曉得義理之人少間被物慾激搏猶自一強一

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稍都靠不得且如

歐陽公初作本論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

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無暇為佛氏引去

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晚年自

為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說有書一千

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碁一局與一

老人為六更不成說話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

書說無限道理到晚年過海作過化峻靈王廟

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

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

如此意其必有寶云云似喪心人語他人無知

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如何却說出這般

話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果是看這般文字不入。所貴乎文之足以傳遠。以其議論明白。血脉指意。曉然可知耳。文之最難曉者。無如柳子厚。然細觀之。亦莫不有指意可見。

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欲人難曉。六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所見未到。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嘗如此不說破。今人欲說又

不說。不知果是何見。畢竟是所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鶻突說在此。

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其大病處。只是他每嘗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自說出病痛。所以然處。緣他是因作文。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道理。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如唐

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蓋猶知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矣。

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坡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殊不起發人意。

子由古史序說聖人、其爲善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爲不善也、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等議論、程張以後、文人無有及之者、蓋聖人行事、皆胸中天理、自然發出來、不可已、非勉強有爲而爲之。

齊梁間詩、讀之使人四肢懶慢、不收拾。

唐明皇資稟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便有帝王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早渡蒲津關一篇、多少飄逸氣象。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者、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

淡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人如何說得此等語出。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曠逸不可當。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画，乃其少作也。

國史補稱韋應物爲人高潔，鮮食寡欲，所至掃地焚香，閉閣而坐。今觀其詩，氣象近道。問比陶如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又好

名。韋則自在。

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

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果否。然却高，其救房琯亦正。

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思量。詩句至如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嘗好吟者不同。

字十一則

凡字如楊柳字木是文易𠄎是字如江河字水是文工可是字字者滋也謂滋添者是也。因說叶韻先生曰此謂有文有字文是形字是聲文如從水從金從木從日從月之類字是皮可工奚之類故鄭漁仲云文眼學也字耳學也蓋以形聲別也。

壹貳參肆皆是借同聲字柒字本無此字唯有漆沮之漆漆字艸書頗似柒遂誤以為真洪氏隸釋辨不及此。

世字與太字古多互用如太子為世子太室為世室之類。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却有暗合處蓋是風氣之中有自然之理便有自然之字非人力所能安排如福與備通。

期極也古人用期字多作極字周昌云心期期知其不可言極知其不可口吃故重一字也。魏大名也魏巍字通魏字篆文亦有山字在其中。



是有大義。因是名為大名府。

尚衣尚書尚食。乃主守之意。秦語作平音。

問折衷之義。曰：衷只是中。左傳說始中終亦用此。

衷字。衷是三摺而處其中者。

古者姓氏大槩。姓只是女子之別。故字從女。男則

從氏。如季孫氏之類。春秋可見。後世賜姓。殊無

義理。

姓與氏之分。姓是本原所生。氏是子孫下各分。如

商姓子。其後有宋。宋又有華氏魚氏孔氏之類。

周自黃帝以來。姓姬。其後魯衛毛聃晉鄭之屬。

各自以國為氏。而其國之子孫。又皆以字為氏。

如魯國子展之後。為展氏。展禽喜是也。三家以

孟仲季為氏。或因所居為氏。如東門氏之類。左

氏曰：天子出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

族。因生以賜姓。為推其所自出而賜之姓。如舜

居媯汭。武王封舜之後於陳。因賜姓為媯。諸侯

以字為諡。諡字當是氏字。如展氏孟氏之類。

